王铜主任医师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

马玲萍[1], 陈博[1], 王铜子[2], 田杰祥[2]

(1.甘肃中医药大学,甘肃 兰州,730000;2.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风湿骨病科,甘肃 兰州,730000)

摘要:强直性脊柱炎(AS)是一种慢性免疫介导的炎症类风湿病,以侵蚀脑齿、枢椎part骨骺及脊柱骨破坏过多和异常骨形成为特征,多组患者表现为HLA-B27阳性,部分了悉病况较。近年来,随着人们生活环境和方式的改变,AS发病率呈上升趋势,男女比例约为2-20:1,而中西医临床治疗AS手段差异不可忽视的作用。王铜主任医师总结前人经验,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临床经验,认为肾虚督寒是AS的主要病机之一,并以此提出由一去行之有效的方剂。通督温肾治疗作为其中之一,在中医药治疗AS方面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,值得推广与应用。

关键词:强直性脊柱炎;通督温肾法;肾虚督寒

中图分类号:R249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2096-1413(2024)01-0008-04

强直性脊柱炎(ankylosing spondylitis,AS)是一种慢性、进展性的炎症性疾病,常累及脊柱和骶髂关节,导致脊柱关节侵蚀、最终致新的骨形成,脑骨骨骺愈合,也会导致骨质疏松和骨折质量下降[1-4]。AS患者也可伴有炎症性肠病、银屑病和前葡萄膜炎,心血管病等关节外表现。AS的发病机制是复杂多样的,确切的病因尚不清楚,其形成可能与遗传(HLA-B27等位基因)、免疫、感染等因素相关,也有新的证据表明,环境因素(如脑道微生物组的作用)也与其发病相关[5]。AS影响全球0.9%的人群,在我国约有0.3%的发病率,发病高峰人群年龄为15~35岁[6]。

目前,临床上治疗AS的手段主要包括药物与手术治疗,药物治疗主要为非甾体抗炎药、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等,上述药物虽然对阳止关节破坏脑合,控制病情疗效明显,但因其用药时间长、不良反应,用药禁忌证等问题,治疗效果差,药加上昂贵的治疗费用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,降低了治疗依从性,使得预后未能达到临床预期,因此寻求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关为重要的。

中医药具有多靶点、多途径的双向生物学效应,而且中药复方相较于西药而言,不良反应小,全世较高,近年来在控制AS病情、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充分发挥了优势[7]。AS目前属于中医学“脊痹”“大偻”“肾痹”等病。《东医宝鉴》云:“裂伐乃精髓不足而肾

DOI:10.19347/j.cnki.2096-1413.202401004

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(No.81860858);甘肃中医药大学科研项目(No.8190683)。

作者简介:马玲萍(1998—),女,硕士在读,研究方向: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骨病。

*通讯作者:王铜,E-mail:1256038844@qq.com。

脉虚也”,说明大僂的基本病因为肾督亏虚,王铜是主任医师,博士研究生导师,甘肃省名中医,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,行医30余载,根据多年诊疗经验对AS有独到的认识与见解,认为肾虚督寒为其主要基本病机,在振树德教授“补肾强督治乱病”基础上拟定了通督温肾方,临床疗效显著,笔者有幸跟师侍诊学习,受益匪浅。以下是王师应用通督温肾方治疗AS的经验总结。

1 临证论治

1.1 AS的认识

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于AS并无记载,但古代医家依其临床表现为“骨痹”“肾痹”“大偻”“痿督”“痹证”“骨枯”“肾枯”“骨痿”“骨萎”“骨痹不能久立”“督脉空虚”“骨软不能起”“肾虚腰痛”“大偻”等名称的记载[8]。现代西理研究表明,针骨强督治疗AS效果确切,有效缓解AS患者疼痛,有效改善AS患者的生活质量,临床安全性较高[9-10]。

1.2.3 如来而导其去。王铜主任医师根据中医理论体系与多年的临床经验,在AS的治疗中突破“整体观念”“辨证论治”的优势,将中医思维与现代西医学相理论相结合,运用肝病与肾证相结合的治疗体系,贯彻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针。AS以肾督虚寒证最为常见,主师以通督温肾方治疗为基础,根据辨证而加减化裁的药物常值“取象比类”之应象思维,善用虫类药物,藤类药物及部位引经药[11],虫类药物善于钻透脑邪,搜风通络,如地龙、蜈蚣等药物以化痰逐瘀,多用于全身关节疼痛,病程脑的顽固性风湿病,此类药物多效仕力量,但具有毒性不可久服,且用量较小,即“中病即止”,藤类药物善于通经活络,直达病所,常用的药物有海风藤、青风藤、忍冬藤、鸡血藤、臭梧桐、络石藤、老鹳草、丝瓜络、天仙藤、威灵仙、鹿衔草、豨莶草、乌梢蛇、蕲蛇、全蝎、蜈蚣、僵蚕、地龙、蝉蜕、蜂房等;引橱子,祛湿宣利亦全身诸痛;葛根、桂枝专治颈项背部拘挛不适;肢体浸着者可用温热之品以补益命门之火,如附子、肉桂、锁阳、仙茅等;关节疼痛者,多加重茂仁、防己、苍术、细辛等;因疼痛致夜间睡眠不佳者,加茯神、酸枣仁、合欢皮等宁心安神安神;偏于湿热、盗汗者,加地骨皮、浮小麦、黄柏、知母、龟板、煅牡蛎等敛阴止汗;脾胃虚弱者加炽壳、茱萸子。

2 病案举例

病案1:患者单某,女,45岁,2022年3月21日初诊。主诉:反复腰背、颈部疼痛伴僵硬5月余。5月前出现腰背部僵痛,症状时轻时重,未予以重视。后病情反复,为求系统诊治,遂来我院门诊就诊。刻诊:晨起腰背及颈部疼痛僵硬,夜间翻身不利,自觉久坐后疼痛加重,活动后减轻,平素自觉疲乏无力、怕风,睡眠不佳,舌淡红,苔薄白,脉沉紧。查体:L4、5椎体及髂骨关节压痛,双下肢4字试验(+),辅助检查:C-反应蛋白(C-reactive protein,CRP)为6.38 mg/L,红细胞沉降率(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,ESR)为35 mm/h,骶髂关节CT:双侧骶髂关节炎(Ⅱ级改变)、西医诊断:AS,中医诊断:大僂(督虚寒证)。处方:淡附子20 g、鹿角胶10 g、葛根15 g、桂枝10 g、独活20 g、威灵仙10 g、制川乌5 g(先煎)、盐补骨脂15 g、续断10 g、片姜黄10 g、僵蚕10 g、白芍10 g、防风10 g、甘草6 g、共10剂,7剂/d,水煎服,早晚饭后温服。同时给予艾拉莫德片25 mg/次,2次/d;柳氮磺吡啶肠溶片(广家: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;批准文号:国药准字H20110084;规格:25 mg/0.25 mg/0.5 g/片)0.5 g/次,2次/d,口服,余药用法、用量同前。

2022年5月18日二诊,患者晨起关节僵强有所缓解,但仍有全身间歇性酸痛,睡眠不佳,遂原方去制川乌、加茯神10 g、酸枣仁10 g、共10剂,服用方法同前。

2022年6月1日三诊,患者晨起关节僵强较前明显减轻,偶有不适,复查各项相关指标均有明显改善,上方去茯神、酸枣仁,嘱患者继续5剂后可停中药,并定期门诊复查。

按语:该病属于祖国医学“大偻”之范畴,患者中年女性,慢性起病,病程较长,以至肾精亏虚,腰府不得温养,加之感受风寒之邪,邪滞于腰府,阴阳筋脉,另则督脉为阳气之海,腰为肾府,腰为肾之外候,阳气开阖不利,寒气从之,病机为肾虚督寒,治宜祛风散寒,补肾强督,方中附子、鹿角胶温肾壮阳,益精养血;强筋骨,温经散寒,僵蚕、制川乌祛风除湿止痛;葛根、桂枝专治颈项背部拘挛不适;肢体浸着者可用温热之品以补益命门之火,如附子、肉桂、锁阳、仙茅等;关节疼痛者,多加重茂仁、防己、苍术、细辛等;因疼痛致夜间睡眠不佳者,加茯神、酸枣仁、合欢皮等宁心安神安神;偏于湿热、盗汗者,加地骨皮、浮小麦、黄柏、知母、龟板、煅牡蛎等敛阴止汗;脾胃虚弱者加炽壳、茱萸子。

有研究表明,ICA、花青素、芹菜素等淫羊藿化合物改善骨代谢,减少脂质和破骨细胞,影响其增殖、分化,从而有效改善骨骼健康[10]。现代药理研究表明,补肾强督治疗AS效果确切,可有效缓解AS患者疼痛,有效改善AS患者的生活质量,临床安全性较高[9-10]。

1.2.3 如来而导其去。王铜主任医师根据中医理论体系与多年的临床经验,在AS的治疗中突破“整体观念”“辨证论治”的优势,将中医思维与现代西医学相理论相结合,运用肝病与肾证相结合的治疗体系,贯彻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针。AS以肾督虚寒证最为常见,主师以通督温肾方治疗为基础,根据辨证而加减化裁的药物常值“取象比类”之应象思维,善用虫类药物,藤类药物及部位引经药[11],虫类药物善于钻透脑邪,搜风通络,如地龙、蜈蚣等药物以化痰逐瘀,多用于全身关节疼痛,病程脑的顽固性风湿病,此类药物多效仕力量,但具有毒性不可久服,且用量较小,即“中病即止”,藤类药物善于通经活络,直达病所,常用的药物有海风藤、青风藤、忍冬藤、鸡血藤、臭梧桐、络石藤、老鹳草、丝瓜络、天仙藤、威灵仙、鹿衔草、豨莶草、乌梢蛇、蕲蛇、全蝎、蜈蚣、僵蚕、地龙、蝉蜕、蜂房等;引橱子,祛湿宣利亦全身诸痛;葛根、桂枝专治颈项背部拘挛不适;肢体浸着者可用温热之品以补益命门之火,如附子、肉桂、锁阳、仙茅等;关节疼痛者,多加重茂仁、防己、苍术、细辛等;因疼痛致夜间睡眠不佳者,加茯神、酸枣仁、合欢皮等宁心安神安神;偏于湿热、盗汗者,加地骨皮、浮小麦、黄柏、知母、龟板、煅牡蛎等敛阴止汗;脾胃虚弱者加炽壳、茱萸子。

瘤,麻木感,畏寒喜暖,得热则舒。查体:腰背部压痛(+),双侧4字试验(+),HLA-B27(+),称有AS家族遗传病史。食欲不振,舌淡红,苔薄白,脉沉。髂骨关节CT:双侧骶髂关节炎(Ⅱ级改变)。辅助检查:CRP为8.61 mg/L,ESR为35 mm/h。西医诊断:AS,中医诊断:大僂(督虚寒证)。处方:葛根15 g、黄芪20 g、姜黄15 g、白芷10 g、羌活15 g、独活20 g、威灵仙10 g、制川乌5 g(先煎)、杜仲15 g、续断10 g、补骨脂15 g、炒薏苡仁30 g、共10剂,7剂/d,水煎服,早晚饭后温服。同时给予艾拉莫德片25 mg/次,2次/d;柳氮磺吡啶肠溶片0.5 g/次,2次/d,骨痹愈康丸10粒/次,2次/d。均为饭后口服。

2022年7月18日二诊,上述诸症明显减轻,双手指间关节疼痛消失,CRP、ESR有所好转,汗多,纳食可,遂原方去制川乌、杞宾、薏苡仁,加浮小麦30 g、地骨皮20 g、共10剂,服用方法同前。西药用法、用量同前。

2022年8月22日三诊,患者来诊,诉活动较少服药后有明显改善,实验室相关检查正常,原方继服5剂,嘱其遵遵医嘱,规律服药,坚持锻炼,并定期门诊复查。

按语:患者因重体虚弱,背阳守虚,温煦不足,卫外不固,寒湿之邪侵入人体,寒湿属阴,入内耗伤阳气,日久寒湿侵阻关节,痹阻经络,不通则痛,故可见腰背部僵硬、疼痛,寒性收引,故可见关节阻重疼痛,活动后减轻,舌淡白,脉沉均为肾督寒衰,治宜通督温肾,祛湿通络,故用骨痹、威灵仙、杜仲、续断补肝肾,强筋骨,祛湿散寒,治以温通经络;佐以羌活、独活、姜黄、白芷、葛根祛风除湿,通经活络,解肌发表,使邪从表而解;加薏苡仁、炒薏苡仁健脾祛湿,舒筋活络,合用木瓜,可改善肢体麻木症状;黄芪补中益气,全方标本兼顾,共奏通督温肾,祛湿通络之功。

3 总结

AS为慢性、难治性的临床常见疾病,且多发于青年男性。由于该疾病难治易复,给患者带来疼痛、极大程度上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影响,为患者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。因此,及早的干预和治疗

对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。王铜主任医师从肾虚督寒论治AS,提出通督温肾法治疗AS,临床疗效显著,值得推广应用。

[1]INMAN RD.Axial spondyloarthritis:current advances,future challenges[J].J Rheum Dis,2021,28(2):55-59.

[2]ZONG H,BAE EK,HWANG JJet al.The effects of sex and estrogen on radiographic progression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 in Korean patients[J].J Rheum Dis,2021,28(2):76-84.

[3]KIM J,KOH JH,CHOI SJet al.KOBIO, the first web-based korean biologics registry opera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korean society for rheumatology[J].Int J Rheum Dis,2021,28(4):176-182.

[4]SONG ZY,YUAN D,ZHANG SX.Role of the microbiome and its metabolites in ankylosing spondylitis[J].Front Immunol,2022,13:1010572.

[5]许瑞华,朱亚涛.中医外治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研究进展[J].新中医,2020,52(18):137-139.

[6]刘宏谋,中西医结合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目标和策略[J].北京中医药,2022,41(8):808-833.

[7]李佩意,刘旺旭,陈传锦.等.大偻的源流及临床意义浅[J].环球中医药,2019,8(7):39-43,63.

[8]肖传洪,杨磊,汪学良,等.部江云游治强直性脊柱炎肾亏督寒证治疗经验[J].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报,2017,33(05):55-59.

[9]周俊君,邢福增,盾俊平.国医大师朱彦山用培补肾督阳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临床经验[J].时珍国医国药,2020,31(4):966-967.

[10]LUO HS,ZHANG R.Icariin enhances cell survival in lipopolysaccharide-induced injuryvcells by suppressing ferroptosis via the xc-/GPX4 axis[J].Exp Ther Med,2021,21(1):72.

[11]吴毅,凌翠敏,陈庆真,等.淫羊藿苷通过提高白噬促进成骨细胞分化防治骨质疏成松[J].中国组织工程研究,2021,25(17):2643-2649.

[12]王伟.加减补肾强督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临床观察[J].广西中医药,2022,45(4):5-7.

[13]梁纲闻,王铜.王铜补肾通络方治疗类风湿关节炎[J].医师在线,2020,10(22):35-36.

[14]李晓玲,赵利平,汪永晶,等.补肾强督祛湿对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炎性因子、腰椎功能的影响[J].世界中医药,2020,15(10):1447-1450.